

汉水东流逝不还 将军忠勇震瀛寰

——缅怀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

孙 祥 征

抗日疆场建奇功

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，是民族英雄张自忠捐躯四十五周年。

张自忠，字荃忱，山东临清人，生于一八九一年。青少年时代，就立志救国。一九一四年，辍学到奉天入陆军二十师车震部当兵。一九一七年，改投冯玉祥部，经冯将军的培养教诲，由排长逐级升至师长。一九三〇年蒋、冯、阎中原大战，冯、阎失败后，冯的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九军，宋哲元任军长、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，由于蒋介石采取“绝对不抵抗”政策，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兵不血刃的侵占我东北三省。从此，三千多万同胞沦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。

一九三三年一月，日军续续侵占我山海关及热河。为防止敌人南下威胁平津，中国军队相应地在长城各口布防。三月，日寇以铃木、服部两旅团为主力约一万余人，由热河平泉南下，企图夺取喜峰口，进而占领遵化、丰润、玉田各县，长城各口不攻而自破。三月九日，敌先头部队二千余人迫近喜峰口，守军万福麟部的五十三军未经激战即行撤退。喜峰口关系平津安危。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急令二十九军驰援。当时二十九军已由山西阳泉、经河北通县，推进至马兰谷及遵化地区，于是，宋哲元派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前敌总指挥。张自忠受命后令三十七师一〇九旅赵登禹部沿万福麟撤退路线前进。赵旅星夜出动，于九日拂晓在喜峰口寨附近与敌服部旅团发生激烈的遭遇战，经数小时奋战，克复喜峰口。十日，赵部又以一营兵力，拼死夺回口东之老婆山高地，以解除敌对喜峰口之威胁。敌人以装甲车为前导，向我喜峰口及其两侧高地肆行猛攻。张自忠立即派三十八师一一二旅黄维纲部驰援，在抵喜峰口及其左侧孩儿岭时，与敌激战。黄部借助二十九军的大刀、手榴弹之神威，大挫敌势，双方形成胶着状态。在此情况下，张自忠令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从潘家口攻击敌右侧背，令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佟泽光部出董家口绕道进攻喜峰口东侧之敌，同时令喜峰口正面之黄、赵两旅坚守阵地，待我迂迴部队开始战斗后，全面出击以聚歼喜峰口之敌，此外，还令三十七师王治邦旅，推进至三屯营以东地区，以策应喜峰口的战斗。张自忠亲临撤河桥督战，经过前后左右夹击，敌伤亡惨重，战线动摇，遂于十六日向平泉方向狼狈逃窜。喜峰口战役连续七昼夜，毙敌三千余名。

三、四月，热河方面之敌派秋山支队经半壁山(遵化城北约四十多公里)袭击我长城罗文峪要口(遵化城北约二十里)，与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刘汝明部激战。张自忠急派三十八师一一四

旅二二八团及三十七师一个团增援。该两团出舍身崖口，向敌左侧背攻击，歼敌千余名。

喜峰口、罗文峪等战役，是自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，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获得胜利的第一个战役，它大挫了日军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。二十九军英勇善战，誉满全国，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；张自忠、赵登禹等将领成为全国人民称颂的民族英雄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事变爆发。七月二十八日，宋哲元等离开北平去保定。张自忠临危受命，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，与日寇周旋，决心以“生命报答国家”^①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，张自忠任五十九军军长，驻河南商邱，受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。同年十二月，南京失陷后，敌又企图南北夹击战略要地徐州，以打通津浦路。一九三八年一月，长江以南之敌，矶谷师团渡江北进，津浦路南段板垣师团占领济南后，连陷泰安，济宁，沿津浦线继续南下，向临沂进逼。

临沂为鲁南军事必争之地，得失关系全局。守军为五战区四十五军庞炳勋部。敌以优势兵力，企图围歼庞部，向台儿庄前进。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率部增援。张以民族利益为重，不嫉私仇^②，毅然率领五十九军由滕县乘火车南下峄县（枣庄），以一昼夜一百八十里的强行军，由三月十二日抵达临沂城郊，即与庞部取得联系，约定时间向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。五十九军经过长途跋涉，未得休息，便于当晚强渡沂河，一举插入敌板垣师团之右侧背，与城内庞部内外夹击。一夜之间歼敌两千余人。敌遂放弃攻城，转对五十九军作战，三月十三、十四日，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。战线犬牙交错，形成逐村逐屋之拉锯战。经过三天激战，敌官兵伤亡三千多名，“两个联队几全被消灭”，号称铁军之板垣师团再无抵抗之力，于十七日夜向临沂以北溃逃^③。

击溃临沂之敌后，五十九军奉命进出于费县，以策应大军正面作战。沟头之敌在得到板木旅团之增援后，又向临沂进攻，张自忠又星夜回援临沂，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临沂西北地区。经过几天浴血奋战，终于迫使敌人向北溃退。

两次临沂作战，将板垣、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。为尔后台儿庄战役，迫使矶谷师团陷入孤军作战，从而被我抗日军队围歼奠定了基础^④。李宗仁先生对临沂战役作了充分肯定，他说：“此次临沂之捷，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，实不可没。”^⑤张自忠因功升任二十七军团团长，兼五十九军军长。

临沂作战后，张部主力开至郯城西南地区，担任台儿庄右翼防御，阻止敌板垣师团南下，并以一部进出于临沂西北地区截击敌之援军，以确保大军右翼的安全。

五月初，敌调集大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进，迅速形成对徐州的包围形势。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唯恐被歼，十二日开始战略转移，五十九军奉命担任掩护。此时，五十九军全军官兵不及九千人，其中战斗人员仅有六千人左右，全军官兵仍奋勇杀敌，张自忠亲临第一线指挥，经过苦战，在战区三十万大军安全撤离战场后，五十九军才移至河南许昌一带进行补充整训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，日寇发动了对武汉的进攻。敌分两路由大别山北麓平原西进，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、潢川、罗山、信阳攻击，企图截取平汉后路，再南下攻击武胜关、平靖关；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，然后直捣商城，再向西南威胁麻城，与鄂东之敌相呼应，对武汉形成大包围的态势。

国民党政府鉴于武汉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，于是，调集大军保卫武汉。以第五战区部队组成左翼兵团，防守长江以北地区；成立以陈诚为司令的第九战区，组成右翼兵团防守长江

以南地区。八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展开了武汉会战。

九月初，五十九军奉令开赴潢川，阻击由六安西进之敌。五十九军以三十八师在左，一八〇师在右，沿黄河左岸，在晏家河、老山、潢川、以至淮河之线占领阵地，阻击敌人前进。敌经多次进攻，均未得逞，形成对峙状态。九月中旬，阻击任务完成后，又奉命由潢川、老山撤防，转战大别山的新城、礼山一带，截击敌人。十月下旬，因国民党军撤离武汉，五十九军奉命由宣化店、孝感、花园、安陆，向京山、天门一线转进。这时，二十七集团军奉令改为三十三集团军，张自忠任总司令兼五十九军军长。

大洪山麓洒热血

武汉会战后，国民党第五战区所属各部撤至鄂西北的随县、枣阳、襄阳、樊城一带，防守桐柏山、大洪山两战略据点。张自忠部驻在鄂西荆门，担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，指挥三十三集团军及战区右翼各军。

日军为击破我鄂豫边区野战军，巩固武汉外围，遂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初，向我随、枣一带侵犯，敌人经过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后，以“第三、第十三、第十六师团，及第四骑兵团，以其主力第十三、第十六两师团，及第四骑兵团，由钟祥方面开始向我进攻，并沿襄河东岸向北迂回，其第三师团，则分由应山、信阳西进，企图围击我军于桐柏山一带⑥”，占领随县、枣阳、直捣襄阳、樊城与南阳，进而威胁重庆。

为阻击敌军西犯，第五战区司令黄琪翔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，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、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、唐河至桐柏一线⑦。三军协同作战，迎击敌军。

自五月以来，敌人沿襄(河)花(园)及京(山)钟(祥)两公路西犯，先后占领枣阳、新野、唐河，妄图围歼五战区主力；而信阳方面之敌，亦进陷桐柏，以切断第五战区主力向北之退路。五战区李宗仁一面电请重庆派军增援，一面令襄河两岸右翼兵团截断敌主力的退路。张自忠除部署兵力截击敌人之外，还亲率两团兵力，亲临指挥。在亭分山、耗子岗一带，出敌不意，连战皆捷，生擒敌松井部队三百余名，获战马百余匹，切断了敌人的增援和补给线。战区各大军乘胜对敌发起反攻，激战三昼夜，收复新野、唐河，随后又克服枣阳，敌军死守随县。第一次豫鄂会战大获全胜，张自忠将军被当地人民称为“活关公”。

其后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荆门移住宜城以南快活铺，担任襄河(汉水以下称襄河)两岸防务。敌因其兵力较小，自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以来，未敢大举进犯，敌我双方胶着于随、枣之间，暂处于休战状态。

同年九月，日军成立“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”，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，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。敌人为了确保平汉之安全，巩固武汉外围，并进占宜昌，夺取我前进空军基地，于一九四〇年四月，从各地抽调兵力，将原在湖北的第六十师团主力及赣北第四十师团一部，⑧调至鄂中，连同原驻湖北的第三、第十三、第三十九等共七个师团，约十余万人，挟轻重火炮二百余门，先后集结于京山、钟祥、随县、信阳等地。敌人采用分兵合击战术，分三路会同进犯襄樊。

五月一日，由钟祥、洋梓北进之敌，开始向我襄河东岸进犯，张自忠右翼兵团首当其冲。为截击敌人，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命三十三集团军，“派有力部队，迅速渡河，向敌后出击。”张自忠深感此次战争关系全局，当日致书前线将领，表示抗敌决心。他说：“只要敌来犯，

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。国家到了如此地步，除我等为其死，毫无其他办法。更相信，只要我等本此决心，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来历史之民族，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。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，海不清，石不烂，决不半点改变。⑨”张自忠将军舍死御敌的坚强意志，极大地激发了全军官兵以身救国的爱国热忱。

五月四日，敌军向我长寿店普门冲阵地开始猛攻，张部一八〇师、一三二师顽强抵抗，数次击退敌人进攻。敌人鉴于正面不易突破，改由两翼迂回前进，又遭三十八师和一七九师截击。一七九师在长寿店东北地区将北窜之敌冲为数段，歼敌数千名，击毁敌车数十辆。三十八师在流水沟东南地区与敌激战，将敌压迫在耗子岗附近。此时，一三二师将长寿店的交通切断，堵住敌人退路。一八〇师及骑九师的一部分，追击敌人至田家集一带。

当时，随县之敌正沿着汉襄公路大举西犯，信阳之敌再度占领桐柏、唐河，直驱新野，与我中央兵团黄琪翔和左翼兵团李品仙部血战正酣。张自忠自感本身责任重大，遂决定亲自渡河，统帅各部队截击敌军。五月六日，他给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（驻守南漳）写了一封亲笔信：“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。及本身之责任，均须过河与敌一拚。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。到河东后，如能与三八师、一七九师取得联络，即率该两师与马（马贯一）师，不顾一切，向北进之敌死拚。设若与一七九师、三八师取不上联络，即带马之三个团，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（死）迈进。无论作好作坏，一定要求良心得到安慰。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。由现在起，以后或暂别或永离，不得而知。”⑩字里行间，充分表达了张自忠将军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，和以死报国的坚定信念。当晚，他亲率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，由宜城渡过襄河，经南瓜店新街向枣阳攻击前进，以尾追北窜之敌。九日到达田家集，十日到达枣阳西南之峪山，黄龙垭一带。在峪山附近追上北窜之敌主力，七十四师当即与敌人发生激战。敌人当即调转兵力，分三路向张军反扑，战斗异常激烈。张将军为激励士气，信心十足地指出：“敌既已窜回，北面友军一定跟踪追击，这样就形成了前后夹攻之势了，我后面还有三个师即可赶到，只要我们肯牺牲，定能把敌人消灭，”全体官兵义愤填膺，以一当百，在一昼夜之间与敌搏斗十数次，终将敌击败，歼敌三千余，残敌向东溃逃。

十一日，张自忠又奉五战区长官部的命令，乘胜追击东退之敌，星夜向枣阳方向追击，一夜之间就赶到枣阳附近的梅家高庙，乘敌人不备之际，猛攻敌人的侧背，敌人猝不及防，伤亡甚重。敌人见无法脱身，遂即右转向我反攻，战况激烈，激战终日，双方伤亡惨重。

十三日，张又接战区电示：“日军大部已由襄阳沿汉水南下”，命“即回截击”。张自忠乃放弃追击枣阳之敌，转头截击南窜之敌。张将军决定兵分两路：一路以三十八师、一七九师为左纵队，向新街一带截击；另一路以自已亲率七十四师及骑兵一部和手枪营为右纵队，向方家集南瓜店一带截击。此时，敌主力已由东面又转向南窜，已占领我背后的方家集、新街及襄河东岸各据点，我军后方补给线被切断，弹缺粮少，遇到不少困难，但军队的士气仍然非常旺盛。

十四日拂晓，当我军将抵方家集时，即遭迂到方家集内敌人的顽强抵抗。当时，张自忠所带的七十四师只剩二千人，骑兵只有五六百人，加上手枪营，总共不过三千人。他登上山坡督战，指挥官兵奋勇冲杀，终于在午前收复方家集。当敌人发现攻击方家集的中国军队是我主力时，于是集结万人重兵，从南北两路汹涌而来，向方家集包围夹击。张自忠为了截住敌人，支援其它部队，宁愿承担最大的牺牲。他们在无任何掩体的平原上，凭着视死如归的精神，拿起机枪、迫击炮和手榴弹，与敌人一来一往地争夺厮杀，战斗相当艰苦。张自忠率领的手枪营投入到第一线作战，他大声高呼：“兄弟们，截住他们，不要让敌人跑了！”⑪全

军将士听到张将军坚定宏亮的声音，看见张将军威武的雄姿，勇气倍增，个个奋勇当先，敌人的凶猛进攻，都被一一击退。

入夜，战况沉寂了。部队未及休整，又得到战区电示：敌人仍有向西南进犯之模样，令即回师，“阻止敌人过河”。张自忠即率部队于当晚出发，沿途村庄都有日军，每经过一个村庄都得战斗。十五日晨，部队到达宜城县大洪山区罐子口附近，发现敌人只以一部留在罐子口，大部向西南逃窜。张自忠立即率领部队向罐子口敌人发起进攻，并派一部追击南窜之敌。敌人见不易逃窜，乃回头向张自忠部反扑，并从各路抽调援军，以炮火集中轰击。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，部队从罐子口移向南瓜店，等待三十八师增援。

五月十六日黎明，敌以优势兵力从西、南、北三面包围张部，形势万分危急。张将军命令总部人员、无线电和通讯连等非战斗人员撤离战场，转移到安全地带，身边仅留手枪营和七十四师一个团。他在枪林弹雨之中，左右督战，与日寇展开血战。他见部队伤亡惨重，便将保卫他的一连手枪兵派出支援，最后只剩下副官马孝堂和少将高参张晋。此时，南面山头敌人的机枪仍在猛烈地扫射，将军全身枪伤六处，其中一枪击中右胸。为抗击日寇，将军洒尽了最后一滴热血。他在弥留之际，还告慰部属：“吾力战而死，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再告无愧，汝等当努力杀敌，毋负我志。”^⑫

青史名垂姓字香

当战区司令部得知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消息后，即令黄维纲率领三十八师驰援南瓜店，五月十七日开始反击。当时我中央兵团和左翼兵团已将枣阳之敌包围，三十八师经过一昼夜激战，于十八日收复南瓜店、方家集一带地区。当时，张将军的遗体已由日军包裹埋葬，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，在方家集附近找到了张将军的忠骸，由三十八师秘密护送到快活铺总司令部。重庆军事委员会电令，晋升张自忠为陆军上将，遗体身着上将军服，殓入楠木棺材^⑬，在宜城祭悼三天。

遗柩由宜城起运，所过集镇，群众都自动在公路旁设祭桌，车过荆门、当阳还停车一段时间，由当地民众进行祭奠。到宜昌后，停灵东山寺，各界群众不期而来，吊祭者愈数万人，有的掩面流涕，有的悲伤嗟叹，还有些老太太夜起手制丐食曰：“我为张将军做北方饭也。”^⑭第四天早晨，遗柩从东山寺由当地民众抬至码头。灵柩从东山寺至码头有七华里，沿途市民摆满祭桌，鞭炮声不绝于耳，送柩队伍不绝于途。敌机虽然数次临空盘旋，但送灵队伍和街道两旁路祭的群众毫无畏惧，以不断燃放鞭炮来发泄对敌人的仇恨和对英雄的敬仰。

江轮溯江而上，沿江各县人民都在江边遥祭。在万县停船过夜，各界人士登船祭奠。五月二十八日，船到重庆停泊朝天门码头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各党派、各界人士到码头祭悼，并登船围绕遗柩绕行一周，自动前往吊祭者，络绎不绝。随后将灵柩送至北碚，举行国葬。从此，一代忠骨长眠于梅花山麓。

张自忠将军为国家、为民族、殒身殉国，抗日军民，同声悲悼。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追悼和公祭仪式。一九四三年，中共中央在延安集会隆重悼念。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界人民都亲临参加，并挽词、挽诗，对张将军以身殉国给以崇高评价。毛泽东主席赠词“尽忠报国”；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题词为“一战临沂，再战捷随枣，伟战将军精神不死。”^⑮

同年五月十六日，周恩来同志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《追念张总忱上将》的悼文，翔实地论述了张将军抗日英雄业绩。悼文指出：“张将军是一方面的统帅，他的殉国，影响之大，

决非他人可比。张上将的抗战，远起喜峰口，十年回溯，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，迨主津攻，忍辱待时，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。抗战既起，张上将奋起当先，所向无敌，而临沂一战，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。他的英勇坚毅，足为全国军人楷模。而感人最深的，乃是他的殉国一役。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，深觉其忠义之志，壮烈之气，真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！”董必武同志也挽联曰：“汉水东流逝不还，将军忠勇震瀛寰。裹尸马革南瓜店，三载平芜血尚斑。”^⑩郭沫若赞颂张将军的殉国，犹如“日月失其耀，雷霆失其鸣，泰岱失其高，金石失其贞”，愿张将军之“毅魂必常附旂旌，直向目标迈进”。^⑪爱国人士邓初民先生致词说：张将军是“一个划时代的巨人”，“他是为民族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牺牲而死的，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死，光荣的死！”^⑫

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是张将军的老长官，对张将军殉国万分悲痛，赠送“荃忱不死”的挽联。他在纪念张将军殉国三周年而写的文章中指出：“我们民族国家有了张荃忱，他是民族的魂宝，是國家的光荣。”“他的名字将是胜利的象征，许多英勇的人会跟在他的后面，踏着他的血迹前进。”^⑬国民党将领程潜为张将军题词曰：“台庄成功，南庄成仁，日月昭烈，旌旗铭勋。大名不朽，浩气长存，启迪复死，永振国魂。”^⑭

湖北人民深切缅怀民族英雄张将军。宜城人民曾一度将宜城县更名为自忠县，创刊《自忠日报》，宣扬英雄事迹。原宜城、南漳两县之间的白起渠，更名为“荃忱”渠，并在县城东南三十里之长山修筑纪念亭一座，碑文镌刻着“张自忠上将殉国处”八个大字。襄阳县亦将毗连张将军殉难处的方陈乡易为“自忠乡”。南瓜店有张自忠将军的衣冠冢，荆门县刘猴集和南漳县武镇北的伏虎山下，都建有张公祠。武汉有一条“张自忠路”，以表达湖北人民对张将军的哀思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，国务院民政部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，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，以彰忠烈而慰英灵。

注释：

①④⑤⑦ 《李宗仁回忆录》下册。

②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，庞张均属冯系将领，彼此亲如兄弟，不料庞受蒋介石暗中收买，转而倒戈反冯，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师部。自此以后，张一直认为庞不仁不义，并决心报此仇。

③⑥⑧ 何应钦：《八年抗战之经过》第77页。

⑨⑩ 《新华日报》1943年5月16日。

⑪⑫⑬ 《山东文史资料》第十辑。

⑭ 《秦德纯回忆录》第29页。

⑮⑯ 董必武挽词，载《新华日报》1943年5月16日。

⑰ 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九十四辑。

⑱ 《新华日报》1943年5月16日。

⑲ 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1943年5月16日。

⑳ 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1945年5月16日。